

在日本发行数百万册，被译成十几种文字，长时间雄居日本畅销书榜首

本世纪最重要的三部青春小说之一

厨房

吉本芭娜娜女性小说书系



花城出版社

厨 房

吉本芭娜娜 著
张哲俊 等译

花 城 出 版 社

吉本芭娜娜女性小说书系

厨 房

〔日本〕吉本芭娜娜 著

张哲俊 等译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280,800字

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册

ISBN 7-5360-2660-9

I·2273 定价:1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作者的话

过去我就喜欢讲述一件小小的事，因此把它写成小说。无论是写什么，我要写到不想再说的时候。这本书就是我这种执拗性格经历的基本表现。

我觉得克服与成长是个人灵魂的记录，希望与可能唯在这里。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日常生活之中，时而激烈地拼搏，时而安静地抗争，不断地积极向上。我真诚地把这本处女作，这一单行本献给所有的这些人。这里收录的小说全是我当女侍时创作的。对我的其他工作寄以宽仁关照的柿沼德治店长、工作之中的同仁、包括负责装订工作的增子由美，对他们我要表示永恒谢意，日本大学艺术系曾根博义、山本雅男两位先生给予《月影》以文学奖，使我感到真心的喜悦。我把《厨房》献给福永书店的寺田博先生，把《满月》献给福武书店的根本昌夫先生，把《月影》献给吉川次郎君，因为是他给我介绍了成为小说原型的M·奥尔德弗莱德的同名名曲。得以出版这本书的喜悦全部献予我的父亲。奉献方式如此麻烦，甚感歉意。如不介意，还请收下。我非常感激。

另外读了这本拙劣之作的相识的朋友,如果小说给你力量,对我来说是一大幸事。后会有期,祝愿你们生活美满。

吉本芭娜娜于京都

目 录

作者的话	(1)
厨房	(1)
满月	
——厨房之二	(39)
N·F	(93)
月影	(235)
白河夜船	(269)
一种经验	(315)
夜,和夜的游客.....	(339)
走出孤独	
——中译文后记	(379)

厨

房

张哲俊
译

厨 房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厨房。

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是什么样子，只要那里是厨房，只要是做饭的地方，我就不会厌恶。如果可能，最好是用具齐全。时常使用的厨房，要有几条洁净干爽的毛巾，还有洁白瓷砖，闪闪发亮。

厨房即使脏乱之极，我也爱不自禁。

地板上乱丢青菜的碎屑，拖鞋底漆黑污浊，即使如此，只要宽大敞亮，我还是会喜欢。一只大冰箱赫然矗立，里面摆放着足以度过一个冬天的食品。我斜身依在银色冰箱拉门上，从那油星溅满的灶台和锈迹斑驳的菜刀移开视线，随意举目仰望，窗外星光凄然闪烁。

只有我和厨房残存相依，我想，这毕竟好过只剩我独自一人。

在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我经常会深思默想：不知何时辞别今生之际，我愿意在厨房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无论孤身流落寒冷的地方，或是与人共居温暖的地方，只要那里是厨房，我就能够直面死亡，毫无畏惧。

在被田边家收留之前，我每天都睡在厨房。

我在哪儿都睡不安稳，就在房间里四处寻找安然入睡的地方。有一天黎明，我发现冰箱旁边最易酣然入梦。

我叫樱井美影，父母早已双逝。因而祖父祖母把我养大。上中学的时候，祖父去世了。以后一直是我与祖母二人相依为命。

前几天，万没料到祖母也离开了我。

家，的的确确，曾经有过；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家人一个个地离开人间，只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房间里。每每想及此事，眼前一切恍然如梦。就在我出生成长的这个房子里，时

厨 房

间竟会如此匆匆飞逝，竟会只剩我一个人，对此真叫人惊异不解。

这简直是科幻小说，宇宙之谜。

葬礼之后的三天里，我总是神志恍惚。

悲痛至极，欲哭无泪，与之而来的是软绵无力的困倦。我在悄然发亮的厨房铺开被褥，像母狮那样裹着毛毯睡着了。冰箱的嗡嗡声音，会使我陷入孤独的思绪之中。漫漫黑夜悄然而去，清晨即已来临。

我愿在星光下睡眠。

我愿在晨辉中醒来。

除此之外，一切淡然离去。

可是！我不能总是如此消磨时间。现实毕竟残酷无情。

虽说祖母多少给我留下一笔钱，不过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毕竟太大，租金太高。我只能另寻住房。

无奈我只得买来一本租房广告册子翻阅起来，看着那些没完没了、大同小异的租房广告，我不由得头晕目眩。何况搬家颇费时间，也费气力。

我本来没有精力，又日日夜夜躺在厨房，全身关节酸痛，还要把迷迷糊糊的头弄清醒一些，去看房子、搬家、换装电话，这怎么可能！

想到这数不胜数的麻烦，我灰心丧气，只得昏睡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，奇迹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，落到了我身上。

叮咚，突然门铃一响。

那是一个天色有些阴霾的春日午后。我连翻都不愿意翻

那本租房广告，反正是要搬家，就一心忙着用绳子捆杂志。我穿着一件睡衣连忙跑出来，不假思索地开了门锁，拉开了门。门外站着田边雄一（好在不是强盗）。

“前几天，真是谢谢你了。”

我说。这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，比我小一岁，在祖母的葬礼上帮了很大忙。我一问，他说和我在同一所大学。我现在休学在家里。

“不客气。”他说，“住处已经定下了？”

“还是没有着落。”

我笑了。

“果然还是那样。”

“进来喝一杯茶怎么样？”

“不喝啦。这一会儿出来办事，忙着呢。”他笑了笑。“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，我跟母亲商量过了，到我家住一段怎么样？”

“啊？”

我问。

“反正今晚七点左右，到我家来一趟。这是地图。”

“嗯。”我茫然地把那张图接过来。

“那就这样。我和母亲都很高兴你来呀，美影小姐。”

他笑了，笑容灿然可掬。他站在门口，可我觉得我们的眼睛忽地拉近了，叫我定睛而视。这也许是由于他突然叫出我的名字。

“……那，我一定拜访。”

说得难听一点，我也许走火入魔了。可是他的态度相当冷静，我只能相信。正如平时走火入魔时一样，眼前黑暗之中出现了一条路，银光灿灿而又仿佛实实在在的路。因而我答应了

厨 房

他。

他说了句“再见”，就笑着走了。

在祖母的葬礼之前，我几乎不认识他。葬礼那天，田边雄一突然出现时，我还真以为是祖母的情人。他一边烧着香，一边闭紧已经哭肿的眼睛，双手不住地颤抖。每当看到祖母的遗像时，眼泪就扑扑簌簌掉下来。

看到他如此悲哀，我不由自主地想：我对祖母的爱还不及这个人。他悲恸欲绝到了这种地步。接着他用手帕捂着脸说：“让我帮你做些什么吧。”

这样说过之后，他真的做了很多事。

田边雄一——

我费了很长时间，才想起什么时候听祖母提起过这个名字，可能是因为头脑混乱。

他在祖母常去的花店里打工。我想起来听到祖母几次说过：有个好孩子，他叫田边雄君，今天哪……祖母酷爱插花，厨房里鲜花不断。每周她要去两趟花店。这样想来他好像到我家来过一次，跟在祖母后面，抱着一个大花盆。田边是一个四肢修长、容貌俊秀的小伙子。品性如何不得而知，不过我看见过他在花店里很热心地干活的样子。即使对他有所了解之后，他那“冷淡”的印象不知为何，依旧未改。无论言谈举止如何温和，总感觉他孤独地生活着。也就是说，我和他只不过认识到这个程度而已，几近路人。

夜雨飘落。暖雨淅沥，笼罩街市，如云似烟。我拿着地图走在这春夜里。

田边家的那幢公寓与我家刚好相隔中央公园。我走进公园，夜里草木的气息扑鼻而来。我的双脚吧嗒吧嗒地踏在湿漉

漉的小路上。小路闪着光，映耀着霓虹灯的色彩。

说心里话，我只是因为对方邀请，才去田边家，此外什么也没有想过。

我举目眺望那高高耸立的公寓，田边家的10层显得格外高。从那上面远眺，夜色一定迷人。我下了电梯，留心注意着响彻整个走廊的我的脚步声。我一按门铃，雄一马上就开了门。

“请进。”

雄一说。

“那就打扰了。”

我走了进去。这个房间独具一格。

首先看见的是那庞大结实的沙发，摆在与厨房相连的客厅里。沙发后面是餐柜，前面没有茶几，也没铺地毯。沙发套着驼色布置，豪华气派，即使上广告也不逊色。似乎一家人都可以坐上去看电视，旁边还可坐着在日本难得一见的大狗。

从宽大的窗口可以看见阳台。窗前摆放着一排种植花草的盆或箱子，组成茂密的植物群，宛如热带丛林一般。仔细一看，家里到处是花，各种各样的花瓶里，插着合于季节的花卉。

“母亲说马上抽空回来一下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先看看家里。我给你当向导吧。你从哪儿判断？”

“判断什么？”

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。

“房间的情调，主人的情趣啦。人们常说，看洗手间，就一目了然了。”

他淡淡地笑笑，说话稳重斯文。

厨 房

“厨房。”

我说。

“喏，就这儿。随便你看。”

我绕到正在倒茶的雄一身后，认真打量着厨房。

在地板上铺着感觉舒适的擦鞋垫。雄一穿着质地很好的拖鞋。最小限度常用的必备厨房用具，整整齐齐地摆挂着。和我家一样，其中也有银色平底炒锅、德国产的削皮刀。祖母爱发脾气，但只要削皮时顺手，她就很高兴。

在小荧光灯的照射下，餐具静待出笼，玻璃杯洁净闪亮。乍看凌乱无序，但净是精品。还有特别的用具：做盖浇饭的碗、做奶汁烤饭的碟子、特大的盘子、带盖子的大啤酒杯子，也都十分精美。雄一叫我随便看，所以我连那台不大的冰箱也打开了，里面摆得井然有序，没有存而不用东西。我不住点头赞许，真是不错的厨房，我一眼就对这个厨房发生了深厚的珍爱之情。

我回到沙发坐下，热茶已经端了上来。

在这个初次登门的房间里，与至今为止几乎未曾见过的人相对而坐，油然而涌出一股天涯沦落的孤独感。

窗外雨中夜景渐渐淹没于黑暗之中。大玻璃窗上映着我的身影，我与身影中的自己对望着。

在这世界上，再也没有与我血缘相近的人，无论我去向何方，去做何事，全无束缚，这是何等畅快淋漓。

世界竟是如此浩渺无垠，黑夜竟是如此深邃无底，欢乐与寂寞竟是如此漫无边际，直到最近我才切肤体验到。我想，在此之前，我是闭着一只眼睛，看到这个世界而已。

“为什么把我叫来呢？”

我问雄一。

“我觉得你有些难处。”他亲切地眯着眼睛说，“你的祖母对我非常疼爱，你也看到了，家里有很多空着的地方。你得搬出那里了吧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现在亏得房东好意，还拖着。”

“所以你尽管在这儿住着。”

雄一说着，似乎这样是理所当然。

他的态度既不过于热情，又不十分冷淡，这令现在的我倍感温暖。不知为何，一股诱我哭泣的感觉沁入我的心底。这时一个漂亮标致的美人咋地一声打开门，喘着粗气闯了进来。

我惊异地瞪圆了眼睛。她的年龄比我大不少。但她长得实在很美。从她平时不多见的服饰和浓艳的化妆，我马上就猜到她从夜间工作。

“这是樱井美影小姐。”

雄一把我介绍给她。

她呼哧呼哧地喘气，用微略沙哑的声音说：

“多多关照。”她笑了笑，“我是雄一的母亲，叫惠理子。”

她就是雄一的母亲？我大吃一惊，双目盯着她。飘洒柔美的披肩发，深凝有神的狭长双眸，线条娇媚的嘴唇，挺拔高直的鼻梁，浑身充溢生命的鲜嫩光泽，使人觉得她超越于现实世界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。

我露骨地、直愣愣地看着她。

“请多关照。”

愣了半天，我好不容易才回了一个微笑。

“明天起就拜托了。”她对我亲切地说，随后冲着雄一急忙说：“对不起，实在抽不开身。我是借口上洗手间跑出来的。要

厨 房

是早上就有时间了。让美影小姐住下吧。”她的红裙子一甩就向门口跑去。

“那我用车送你吧。”

雄一说。

“对不起，为了我。”

我道歉地说。

“哪里，没想到店里人那么多。是我对不起你。那就早上见。”

她抬起高跟鞋跑去了。

“你先看看电视，等一会儿。”雄一说着随后跟出去。孤零零地剩下我一人。

如果仔细端详，从与年龄相应的皱纹，不够整齐的牙齿，还确实给人以普通人的感觉。尽管如此她仍然美艳超群，真想再睹她的风韵。一束温馨的光线从心底里悄然闪烁，犹如一幅残留的画卷。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魅力。正如海伦初次得知水为何物一样，语言幻化出形象，活生生地显现于眼前。这不是夸张，这次见面的确是令人如此惊奇。

雄一哗啦哗啦地弄着车钥匙回来了。

“只能抽出十分钟功夫，还不如打个电话过来。”

他在水泥地上擦着鞋子说。

我仍是坐在沙发上。

“嗯。”

“美影，给母亲迷住了？”

“嗯，太美了呀。”

我老老实实在地说。

“不过，”雄一笑着走进房间，坐在我跟前的地板上，“她整形过的。”

“噢。”我装出平静的模样说。“怪不得你们的脸长得一点也不像。”

“而且，你知道吗？”雄一好不滑稽地继续说。“她是男的呀。”

这下我再也不能故作镇静了。我目瞪口呆，只能盯着他，一直等他说出这是开玩笑。那纤细手指，言谈举止，体态身形，竟会是男的？我的面前浮现出她那美丽的身影，屏住呼吸等着他说出那句话。可是雄一只是露出笑眯眯的表情。

“可是，”我开口了，“你叫的不是母亲……母亲吗？”

“实际上要是你，难道会叫父亲？”

他冷静地说。的确如此，这是十分合理的答案。

“惠理子，就是这名字？”

“不。原来好像叫雄司。”

我眼前仿佛一片空白，好不容易恢复听讲的姿态，才又问道：

“那么，生你的是谁呢？”

“过去，她是男的。”他说，“很年轻的时候，她结过婚，和他结婚的女人就是生我的母亲了。”

“什么样……的人呢？”

我想像不出，就问雄一。

“我也记不得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她就死了。不过有照片，看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我点点头。他坐着拉过自己的书包，从钱夹中拿出一张照片，递给了我。

那是一个面容难以言状的人，短头发，小鼻子，小眼睛，看不出年龄多大，给人以莫名其妙的印象。我沉默无言。